



龙抬头

农村牧区演唱丛书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0.7

龙 抬 头

longtaitou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凉城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印张：5.875 字数：124千 插页：2

1985年4月第一版 198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115 册

统一书号：10089·304 每册：0.83 元

目 录

- 龙抬头 (小戏曲)丁守璧 (1)
- 蒙古包里的春天 (小歌剧)冬 树 (18)
- 在流动货车前 (独幕话剧)马立和 (36)
- 养鸡状元 (二人台)刘世远 陈文明 (55)
- 血染山丹 (小歌剧)王会英 (77)
- 红梅小吃店 (小喜剧)舒 心 坎 可 (88)
- 喜接新车 (漫瀚调小戏)陆 阳 (103)
- 斗“仙”记 (小歌剧)阎致中 (129)
- 巴拉根仓 (木偶剧)白荣庭 云庆华
云布衣 部一平 (151)

龙抬头

(小戏曲)

丁守璧

时间 一九八四年春。

地点 内蒙西部区某农村。

人物 二兰 女，三十岁。

张铁鼠 男，四十岁。

幕启 舞台右侧是家庭理发店，室内陈设清雅，一把理发用的躺椅设在侧面，对面壁上有大镜，镜下有柜橱，正面摆一高低柜，上有收录机等物，侧壁有门通向后台。

〔二兰拿扫帚从里屋出。〕

兰 (唱) 二月二，龙抬头，

大人娃娃剃龙头，

指望一年万事顺，

光景更上一层楼。

刚才老金贵来剃头，叨啦他是如何如何发家，一年收入一万多元，人家要买什么的彩色电视机，什么的小四轮拖拉机，儿子还要买什么的四喇叭的收录机。光景过下个红壳。可我们虽说是也不错，一年收入还差

人家三千，今年呀，我要和他比一比、赛一赛！

（唱）我理发手艺精，
方便庄户人，
天天客满店，
财神请进门。
我价格合理态度好，
顾客来这儿笑盈盈，
单是理发这一项，
一年就收入二千整。
他不怕吃苦人勤俭，
他是精明强干的庄户人。
一天到晚地里忙，
日夜摆弄那聚宝盆。
他在外来我在家，
我俩拧成一股绳。
粮仓满又满，
存款年年增。
感谢党的政策好，
好似那枯木又逢春。

可近来村里又有些闲碎言语，什么这政策是过渡，不会长久。可千万……

（唱）有人说好景不常在，
有人说好花不常红，
现在给你放一放，
为的是——
填一填肚皮再“革命”。

贫富一拉平，
财产平均分，
若要不老实，
给你划个新富农。
不管他们怎么说，
我心里自有定盘星。
要是怕那蝼蛄叫，
咱还敢当那庄户人？

哼！管他们嚼甚舌根、反正我不信。唉，如今政策好了，村里的人都富了，可还有那么两三户不行，尤其是张铁鼠，我一想起他，又气又恨又可怜。气他胡游乱窜不劳动，恨他奸懒滑馋不务正。可又可怜他少吃没喝不如人。哎，张铁鼠，张铁鼠，你真是……

哎，趁现在有空，我再烧点水。（下）

〔张铁鼠拿一瓶酒上。〕

铁 责任制，责任制，谁也没制住，制住我张铁鼠。
唉！过去出了名的“二队长”，如今不如一条狗！
呸！

（唱）想当初我真威风，
人人见我怕三分。
书记，队长他们没办法，
我好似那——
茅坑的石头臭又硬，
队里的大小事，
有我一点红，
没我干不成。

人送外号“二队长”，
事事给我留一份。
我出工不用队长配，
自己找点轻营生，
出力少、挣工多，
队里有甚我有甚。
身不动、出气匀，
年年领他的救济金。
那件事不合我的意，
马上搅他个满堂红。
干部社员意见大，
奈何不了我贫雇农。

这几年硬说那不好，来了个责任制，结果闹下个我穷的穷，他们富的富。他们都吃精点心，落下个“二队长”喝西北风，啊呀呀，好麻烦！

(唱) 那几年养下点灰毛病，
不喝烧酒就打嚏喷。
可如今如今到如今，
烟卷儿抽不上，
烧酒倒不成。
烟瘾酒瘾一齐来，
搞得我，睡不安来坐不稳。

(白) 啊呀，好难过！

(接唱) 金猫开了个小卖部，
无奈把他家门登，
连哄带耍又诈唬，

磨破嘴白闹了酒一瓶。

(白) 啊呀呀…… (喝一口酒)

(接唱) 一口酒进肚来精神。

〔铁鼠伸臂踢腿，倍感舒爽，又喝几口，手里掐算，口里唸唸有词。

二十九、三十、初一、初二……啊呀！今儿是二月二，剃龙头，我张铁鼠虽穷也要抬抬头，说不定今年碰上个好运气，抓上他一把，抹一抹愁帽，换换穷根，可……来人家二兰这儿剃了一年多头，没给过人家一分钱，这次……这咋的个进法？进去人家不给剃又该咋办？(打主意) 咳！她个女道人家，不知道我“二队长”的厉害？她吃住我个咋唬？进！

〔进屋，屋内无人。

啊呀，两个月没来，这小理发店又变样儿啦。(在屋里来回踱端) 咦！又换成软躺椅啦，(坐上去试了一试，发现香烟) 招待烟？(抽出一支点燃，又抽出两支装入衣带) 啊呀，这又是个甚？对，这叫收录机，(用手指一按，按在快转键上、惊慌、无奈、大喊) 啊呀，不好啦，快……

〔二兰急忙跑上，将收录机停住。

兰 (笑个不止) 这还是有名的“二队长”嘞，连个这也不会耍。(笑)

铁 我说二兰，你以后可不能再叫我“二队长”了。

兰 咋，如今不爱听啦？这么好的名字，别人想叫还没那个资格哩。

(唱) 不用选举自己当，

出了名的草头王。
队里的事情你瞎吃搅，
社员们称你“二队长”。

铁 哎，那是过去，如今——

兰 如今，如今你也不错呀，（讽刺地）
手里拿着二锅头，
青城烟卷不离口，
虽说地里不打粮，
东游西窜不发愁。

铁 哎，二兰，你这个嘴比我还厉害，你快别挖苦我
啦，这……（指酒、烟）都是和人家金猫要的（自
觉失口）。

兰 啊呀呀，还是人家“二队长”，没有钱，还能要上
东西，你可是真有本事。

铁 本事？（苦笑）不是那几年啦。如今，唉，狗见了
也咬得不行。

兰 那咋？

铁 穷啦！

兰 因为甚？

铁 不用问。

兰 那别人都富啦呀？

铁 唉，政策变啦。

兰 咋啦？

铁 唉，责任制，制住人。

兰 制住谁啦？

铁 （忽然醒悟）你这又不是坐大堂审犯人啦？

兰 噢，快不用叨啦这啦。

铁 噢，这不是个对来。（无话找话）二兰，今儿这天气不错呀。

兰 不错，今年春浅，暖和的早。

铁 今儿是阴历多会儿啦？

兰 二月初二。

铁 啊呀呀，我差点儿忘嘞，今儿是二月二龙抬头嘞哇？

兰 （故意地）龙抬头咋啦？

铁 剃剃头才对嘞哇？我……我也抬抬头。

兰 噢！这个弯弯绕得好，哼！你不说我也知道你来做甚。

铁 嘿嘿嘿，剃剃龙头。

兰 龙头？（失笑）

铁 龙头还笑甚嘞？剃龙头，龙抬头！

（唱）二兰你快拿家具，
给我铁鼠把头剃，
我也指望龙抬头，
换换我那灰汤水。

〔坐在椅子上，二兰拉起。〕

兰 （唱）你若想换灰汤水，
就要每天打早起，
低下头，弯下腰，
辛辛苦苦去种地。

铁 （唱）那个营生我做不成，
腰酸腿疼活受罪，

二兰你就别说这，
赶快给我把头剃。（又坐于椅上）

兰（唱）张铁鼠你把身起，
听我把话说仔细，
不赊不欠不记帐，
这是我今年的新规矩。

铁（唱）虽然你立了新规矩，
也得看看我是谁？

兰（唱）你一年四季白理发，
这次就别怪我小气。

铁（唱）你不给理？

兰（唱）我不给理。

铁（唱）你忘了我是“二队长”，

兰（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如今的政策不一样，
别用你那旧黄曆。

铁 你真不给理？

兰 不是我不给理，理发要收费。

铁（背）看来我得给她来点儿硬的。

兰（背）看他又要耍甚花样？

铁 二兰（得意地），过去有那么个事儿你没忘啦哇？

兰 甚事儿？

铁 你想上一想。

兰 事儿那么多，想那个？

铁 就那个事儿。

兰 哪个事儿？

铁 说出来哇？

兰 说出来也无妨。

铁 好！我给你叨啦叨啦！

（唱）那一年我看田起得早，
你去地里拔猪草。

兰 有的事儿。

铁 （接唱）我看你进了玉米地，
站在远处把你瞭。

兰 你瞭见甚啦？

铁 （接唱）你看见四处没有人，
偷了几个玉米就往家跑。
我快步如飞把你追上，
拉上你去把队长找。

这是真的哇？

兰 真的。

铁 （接唱）你巧言巧语把情求，
我心一软才把你饶。

兰 哈哈，

铁 咳！你严肃点儿！

兰 张铁鼠，你少来这一套。那时候家家无粮，户户缺吃，总不能把人饿死哇？

铁 那你就偷？

兰 那该咋办？想借，队里无粮，要买没钱，那时候，除了你“二队长”有办法，谁不出去打闹点。

铁 哼！不行，今天你给我剃头，咱就罢了；如若不给剃，咱就去找书记。

兰 啊呀，张铁鼠，你高粱地里耍大刀，诈唬哪个割草草的。我告诉你，去见书记我也不怕！

铁 你不怕？

兰 对，我那一年冬，早向队长承认了错误，这一点，你不知道哇？

铁 承认错误？承认错误就没事儿啦？

兰 莫非想咋？

铁 这——不行！

兰 哈哈，不行？我拿了几个玉米就不行，可你那时候，整天不劳动，东游西窜挣大工。你靠看田发了财，看住别人，方便了你自己的。这还不算，队里的补助、照顾，全是你一个人的，不依你，就闹翻天。全村人穷的没吃的，可你是烟卷不离口，顿顿倒烧酒，如今又来诈唬我，不灵啦！

铁 （见此方无效、改话）哎，哪是诈唬，我和你开个玩笑，你倒当真啦，嘿……

兰 你别来这一套，今天是有钱坐下剃头，没钱你就往外走。要是别人还可以，你“二队长”没门儿！

（拿扫帚扫地、赶铁走）

铁 （又生一计）哈哈，你这个人，张口钱闭口钱，你不怕跟上它带害？

兰 带甚害？

铁 那钱多嘛要出问题。

兰 出甚问题？现在的政策是鼓励致富。

铁 现在鼓励，将来你知道咋？

兰 将来？

铁 噢，你们富了，我穷啦，这能是社会主义？你说这政策能长？到那时，还得来个平均，象你们这样的富户，起码划你个新富农。

兰 这是用劳动换来的、不怕！

铁 （诡密地）你们女人家不懂，现在你听我的话，将来我给你手下留情，你要知道我是贫农。

兰 （大笑）你这是哄三岁的娃娃，张铁鼠！

（唱）你又唤雨来又呼风，
神道再大不管用，
你要再给我胡念经，
我扫帚底下不留情。

哼！张铁鼠，你今天来正经的咱还可以考虑商议，来这个，我是非钱不给剃！

铁 嘿嘿，那……那我赊秋。

兰 不赊！

铁 记帐。

兰 不记！

铁 明天给，

兰 不行！

铁 那要多少钱？

兰 别人三毛你二毛。

铁 （站起）哈哈，你小看人！

〔铁鼠浑身掏钱，凑出几个零钱，背数。

一分、三分、五分……九分。（再掏、无钱）啊呀，张铁鼠呀张铁鼠，你真穷了个苦，人家门缝子里瞧人，把你看下个板片片。你也真不争气，全身

掏了个遍，没零没整凑下九分，啊呀，好伤心，
这，这该咋办嘞？（打主意）对！就这般主意，
（对二兰）嘿……我刚才还是和你开个玩笑，你要说
钱，那好说，我张铁鼠再穷也不至于连二毛钱也掏
不出来哇？

兰 （背）哼！我今天倒要看看他变甚戏法。

（对铁鼠）来，坐下，

〔张铁鼠坐于椅上，二兰准备剃头。〕

铁 （唱）好话歹话千千万，

说得二兰把主意转。

豹花马的点点数不清，

我铁鼠的计策使不完。

兰 （唱）铁鼠是有名的奸懒蛋，

今天又来胡纠缠，

二兰借机把事行，

理发刀下制懒汉。

铁 你慢用刀，

兰 你把头转，

铁 你态度要好，

兰 你把心放宽。

铁 二兰剃头不松手，

这该叫我怎么办？

兰 他心神不定面色慌，

搓脚捻手坐不安。

铁 我想法把她哄出去，

用她的钱我把帐还。

(突然) 二兰!

兰 咋?

铁 我好象听见猪拱上房的门嘞。小心它进去闹坏东西。

兰 不能哇? (背) 刚才我把猪圈得好好的, 那能出来? 他莫不是调虎离山, 打什么主意? 对, 我就来个顺水推船, 看他要做甚? (对铁鼠) 那你等一等, 我把猪圈好。

〔二兰下, 在窗外偷看。〕

〔铁鼠赶快拉开抽屉。〕

铁 啊呀, 这钱还真不少, 哎! 这可不能多拿, 就拿她一毛一, 加上我那九分, 正好二毛。(数钱, 先拿出一毛放在桌上, 又拿出一分, 然后放入衣袋)

〔二兰看在眼里复上, 铁鼠急忙坐好。〕

兰 哈呀呀, 果真是猪把门拱开了。

铁 就是猪拱门嘞哇?

兰 我把它圈好啦, 咱们再剃头哇。

铁 (唱) 二兰你快快把活儿干,

我心里有事坐不安。

兰 你不要慌来不要急,

我有话和你慢慢谈。

铁 哎, 咱们还谈甚嘞?

兰 (接唱) 现在情况有变化,

咱重把价钱谈一谈。

铁 哎, 刚才咱们已经讲好, 给我剃头二毛, 这还有甚谈头嘞?

兰 根据现在情况的变化，我改原价——三毛！
铁 为甚？
兰 你现在有钱啦！
铁 我……（背）不是叫她看见了？这该咋办？
（对二兰）二兰，这……有点儿贵哇？
兰 贵？你出去打听打听，哪个理发店不是这个价格？
铁 我……我和别人不一样。
兰 咋不一样？
铁 我，我头小。
兰 （大笑）就这么个不一样？我这儿没那么细的规定，头大头小价格一样。
铁 那卖帽子不是大的贵小的贱？
兰 那是人家卖帽子，不是卖头。你少胡搅，不能少！
铁 不能少？
兰 就三毛！
铁 那，那我不剃啦！
兰 那由你。
铁 （背）赶快走，不然让她顶对出那个事儿来，那可就越灰啦。（对二兰）不剃啦，白给剃也不剃啦！
〔铁鼠解去布单，就往外走，出门，摸头，返回。
〔在镜前照，阴阳头。
〔二兰大笑。
铁 唉！这……（屋里乱转）你，你别笑啦！
兰 不是不剃啦，咋又回来啦？
铁 你今儿算把我作害苦啦！
兰 （故意）往出走！往出走！下班啦！